

英国皇家学会的中国知识采集机制 (1660—1820 年)

庄 新

【提要】 有必要在全球知识流通和区域交往接触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全球史与科学史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通过分析 1660—1820 年英国皇家学会对中国知识展开调研收集的具体案例和方法,可以进一步了解跨国知识流通的物质与制度条件,从而认识英国皇家学会的中国知识采集机制。科学通讯制度、耶稣会信息网络、物流机制与跨国人员流通等因素共同构建了近代早期知识采集与流动的主要途径,跨国多重交流范式交叠融通的历史蕴含了中外文明互鉴的宝贵经验。

【关键词】 英国皇家学会 中国知识 采集机制 文明交流互鉴

中外科学交流史是人类交流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7 世纪,英国作为世界科技中心推动了科学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的成立及壮大具有关键性作用。作为英国最高科学学术机构和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科学组织,该学会为欧洲各国的科学家提供了交流和协作平台,为推进全球科学知识的流通、交换和应用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关于英国皇家学会的研究十分丰富。20 世纪 70 年代,欧美学界开始从通讯制度角度讨论现代学术、科学交往的形成机制。^① 90 年代,科技史领域学者将目光投向重要的科学机构和科学联络人,英国皇家学会即其中代表。^② 海外汉学家与国内学者,在对近代早期耶稣会书信、中欧科学关系、外国博物学家在华考察等研究中注意到英国皇家学会的相关史料。^③ 笔者尝试分析 1660 年至 1820 年英国皇家学会对中国知识展开调研

① 玛丽·博阿斯·霍尔(Marie Boas Hall)、马尔滕·乌尔特(Maarten Ultee)讨论了英国皇家学会通信制度和书信共同体等在国际科学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参见 Marie Boas Hall,“The Royal Society’s Role in the Diffusion of Inform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29, No. 2, 1975, pp. 173–192; Maarten Ultee,“The Republic of Letters: Learned Correspondence, 1680–1720”,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Vol. 2, No. 1, 1987, pp. 95–112。

② 安德里亚·鲁斯诺克(Andrea Rusnock)、克里斯托弗·查尔斯·布斯(Christopher C. Booth)、马克曼·埃利斯(Markman Ellis)、毛里齐奥·戈蒂(Maurizio Gotti)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英国皇家学会的科学通信网络。参见 Andrea Rusnock,“Correspondence Networks and the Royal Society, 1700–1750”,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Vol. 32, No. 2, 1999, pp. 155–169; Christopher C. Booth,“The Correspondence of Dr John Fothergill with Sir Joseph Banks”, *The Journal of the Friends Historical Society*, Vol. 59, No. 3, 2002, pp. 215–230; Markman Ellis,“Thomas Birch’s ‘Weekly Letter’ (1741–1766): Correspondence and History in the Mid-Eighteenth-Century Royal Society”, *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68, No. 3, 2014, pp. 261–278; Maurizio Gotti,“Scientific Interaction Within Henry Oldenburg’s Letter Network”,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Studies*, No. 3, 2014, pp. 151–171。

③ 参见 Noël Golvers,“‘Savant’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with Europe in the 17th–18th Centuries”,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Studies*, Vol. 1, No. 1, 2012, pp. 21–42; 韩琦:《17、18 世纪欧洲和中国的科学关系——以英国皇家学会和在华耶稣会士的交流为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 年第 3 期;李猛:《科学与帝国相遇——英国博物学家坎宁安在华的科学实作》,《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 年第 11 期;何平:《李约瑟难题再求解》,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8 年版。

采集的具体案例和方法,以关注跨国知识流通的物质与制度条件,从而探讨学会的中国知识采集机制。

一、通信与调查:英国皇家学会的科学通讯机制

古登堡印刷机的发明大大提高了知识流通的效率,但17世纪中期的书籍十分昂贵,并不是知识传播的主力。16世纪至17世纪,由于运输技术与邮政服务的发展,一种以信件为媒介的真正专业的知识共同体——“书信共同体”(Republic of Letters)逐渐形成。初创于1660年的英国皇家学会,大力提倡培根的“新哲学”,强调面向世界各地展开基于实验和观察的自然研究,并发展为近代早期英国最权威的传播自然科学思想的机构。1661年2月,英国皇家学会成立外国调查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foreign inquiries),负责审议在世界其他地区需要调查的科学问题。^① 早期英国皇家学会的通信网络是在欧洲通讯关键人物塞缪尔·哈特利布(Samuel Hartlib)和马林·梅森克(Marin Mersenne)富有成效的交流联系的基础上建立的。^② 之后,在信件免检特许权的基础上,英国皇家学会秘书^③亨利·奥尔登堡(Henry Oldenburg)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国内外通信任务,并在英国内外发展了一批通讯员,维持着整个欧洲广泛的科学联系网络,这一巨大的书信体网络承载了“自然调研探究”使命。^④ 1665年,经理事会决定,奥尔登堡被委托定期编辑出版《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该刊为自然哲学家提供了最新学界动态。1677年,奥尔登堡去世后,通讯量有所下降,直至英国收藏家汉斯·斯隆(Hans Sloane)^⑤于1727年继牛顿后任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广泛通讯才得以恢复。英国皇家学会还于1723年任命了首位外交秘书(Foreign Secretary),其主要任务是“负责与其他国家的科学家通信”。^⑥ 在历任秘书、主席、会员及通讯员的共同努力下,一个密集的科学调研及分享网络以通信的形式发展起来。大量自然哲学知识和异域见闻被发回英国皇家学会,其中包括大量中国知识。

英国皇家学会对中国的兴趣早已有之。早在1664年8月的学会会议上,英国皇家学会即有意对中国展开调研问询。已前往东方的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us Martini)和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的著作被指定为参考书籍,以便开展调查。^⑦ 1666年至1667年,英国皇家学会对东印度群岛的调查清单中包括中国人如何制作着色瓷盘、黑色清漆等问题。^⑧ 同时,英国皇家学会重视对中国医学的调查问询。创始成员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在其《关于实验自然哲学的有用性》(1663年)一书中强调了中医对草药的有效使用。^⑨ 这一时期大量有关中国的通信便是对上述调研问询的回应。比如,奥尔登堡重要的法国自然哲学通讯员——亨利·朱斯特尔(Henry Justel)于1667年的信

① Thomas Birch, *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1, A. Millar in the Strand, 1756, pp. 15 - 16.

② Michael Hunter, *Science and Society in Restoration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49.

③ 英国皇家学会秘书主要为第一秘书(First Secretary)和第二秘书(Second Secretary),《哲学汇刊》主编多为第二秘书担任。

④ Iordan Avramov, "Letters and Questionnaires", in Paula Findlen, ed., *Empires of Knowledge*, Routledge, 2018, p. 161.

⑤ 汉斯·斯隆于1693年至1713年担任英国皇家学会的第一秘书,并在牛顿去世后,从1727年到1741年担任学会主席。

⑥ Martyn Poliakoff, "The Royal Society, the Foreign Secreta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ience & Diplomacy*, Vol. 4, No. 1, 2015.

⑦ Michael Hunter, *Establishing the New Science: the Experience of the Early Royal Society*, Boydell Press, 1989, pp. 118 - 119.

⑧ "Inquiries for Surat, and Other Parts of the East-Indie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Vol. 2, 1666 - 1667, p. 417.

⑨ Robert Boyle, *Some Considerations Touching the Usefulness of Experimental Natural Philosophy*, Oxford, 1663, pp. 219 - 221.

件中即谈及中国漆。^① 1680年至1681年,朱斯特尔在给时任英国皇家学会秘书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发送的信函中介绍了从莫斯科到中国等地的旅行情况。^② 1684年至1685年,朱斯特尔给时任英国皇家学会秘书的弗朗西斯·阿斯顿(Francis Aston)的信件介绍了洪若翰神父和三位耶稣会士前往中国的事宜,也提及法国东方学家梅尔奇·萨梅纳特(Melchisédech Thévenot)对中国著作的研究,还涉及一些关于中国的天文问题。^③ 1686年至1688年,朱斯特尔在致时任英国皇家学会秘书的埃德蒙·哈雷(Edmond Halley)的信件中介绍了中国的地球反照现象,^④并在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的著作《中国哲学家孔子》(*The Morales of Confucius' with the genealogy of the kings of China*,信件所用标题)出版当年,迅速将此书的出版情况和图文内容多次向英国皇家学会做出说明,获得后者的高度重视。^⑤ 居住在意大利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自然哲学通讯员托马斯·迪勒姆(Thomas Dereham)传递的意大利学界通讯也包括中国的相关知识,他在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Jean-François Foucquet)的著作《释新编中国历史年表》(1729年)出版后,随即搜集与之相关知识并寄回英国皇家学会。^⑥

18世纪后,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秘书及其助手注意利用书信网络获取在华耶稣会士、在华东印度公司职员的中国见闻,通过各种跨国交流渠道对中国相关的知识开展调研报道。自然哲学通讯员威廉·谢拉德(William Sherard)从对外来药用植物有浓厚兴趣的美第奇家族托斯卡纳大公(Grand Duke of Tuscany)与亚洲耶稣会士的科学通信中搜寻关于中国的科学信息。同时,他与法国皇家花园植物学家塞巴斯蒂安·瓦扬(Sébastien Vaillant)的往来书信也成为搜集中国知识的来源,不同颜色的中国漆的制作方式、中国人参的植物学描述等知识,均由谢拉德的跨国科学通讯网络转达至英国皇家学会。^⑦ 斯蒂芬·德·维斯姆(Stephen de Visme)等驻广州东印度公司职员也以通信方式积极推进中国知识的跨国传递,他不仅主动将澳门地震等讯息寄给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还自发推动在华法国耶稣会士甘若翰撰文介绍中国火炕并将其文章寄回。^⑧ 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入选英国皇家学会并以其“经济植物学”计划主导组织研究方向期间,他与后任英国皇家学会秘书查尔斯·布莱登(Charles Blagden)的交往进一步丰富了英国皇家学会对中国的认识。1768年至1770年,时任班克斯通讯员和助手的布莱登收到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安德鲁·邓肯(Andrew Duncan)的数封信件,内容涉及往返中国航程的情况。^⑨ 任职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后的班克斯仍在信件中多次与布

① Royal Society, EL/II/84.

② Royal Society, LBO/8/51, LBO/8/71.

③ Royal Society, LBO/9/138, LBO/10/5.

④ Royal Society, LBO/31/64.

⑤ Royal Society, EL/II/110, EL/II/114.

⑥ Johannes Franciscus Foucquet, Thomas Dereham and Eustache Guillemeau, “An Explanation of the New Chronological Table of the Chinese History”,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Vol. 36, 1729 – 1730, pp. 397 – 424.

⑦ William Sherard, “The Way of Making Several China Varnishe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Vol. 22, 1700 – 1701, pp. 525 – 526; Sébastien Vaillant, “A New Genus of Plants, Call'd Araliastrum, of Which the Famous Nin-Zin or Ginseng of the Chinese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Vol. 30, 1717 – 1719, pp. 705 – 707.

⑧ Stephen de Visme and Henry Baker, “Abstract of a Letter from Stephen De Visme, Esq”,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Vol. 59, 1769, pp. 71 – 73; Stephen De Visme, “A Letter from Mr. Stephen de Visme to Mathew Maty”,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Vol. 61, 1771, pp. 59 – 60; Jean de Grammont, “An Account of the Kang, or Chinese Stove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Vol. 61, 1771, pp. 61 – 70.

⑨ Royal Society, CB/1/3/284, CB/1/3/285.

莱登交换有关中国物产的看法,如对(制陶、瓷器使用的)中国湿黏土(China Paste)的困惑,他表示在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中收到了使用牛血和生石灰制作胶水的说明。^①可见,伴随西方国家不断探索西方以外的世界,跨国传教、通信和贸易网络成为知识流通的重要部分,英国皇家学会对中国知识的获取也经由上述种种复合型中介,参与推动人类的自然探索及研究事业。

二、报道与传播:英国皇家学会对耶稣会士信息网络的使用

17世纪至18世纪,整个欧洲科学界深受耶稣会士科学家的影响,因此,在知识报道、信息网络运行等方面英国皇家学会与耶稣会传教团具有相似性。英国皇家学会自然哲学家和通讯员就大自然及人类社会的奇珍异宝、实验和机械发明等定期向学会会议提交报告,而耶稣会于1534年成立后,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等人即开始创建耶稣会的“信息网络”,正式确立了建设基础设施、鼓励成员定期通信以促进汇报交流的制度。^②随着西班牙耶稣会士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于1542年抵达印度果阿开启传教,罗耀拉进一步鼓励海外教士将异域见闻写在信中,以满足读者对东方知识的好奇心,增加世界各地的信徒。^③

英国皇家学会倡导摆脱宗教和民族偏见。奥尔登堡尽管对耶稣会抱有偏见,“但他在《哲学汇刊》中还是毫不犹豫地将耶稣会士纳入了‘海外学者’之中”。^④鉴于获取异域知识及鉴定有关外国消息可靠性的需求,英国皇家学会重视查阅耶稣会士的著作,并注重与其展开合作,以利用在世界各地从事传教事务的耶稣会士形成的世界性网络,从难以亲至的陌生地区获得相对可靠的科学信息。例如,奥尔登堡主编的《哲学汇刊》刊载了对德国耶稣会士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的著作《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的书评。^⑤17世纪,在哈雷等人主编《哲学汇刊》期间,该刊物还介绍了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李明(Louis Le Comte)等耶稣会士的汉学著作。

17世纪至18世纪,多位英国皇家学会秘书与在华耶稣会士保持了通信关系。斯隆与法国来华耶稣会士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有信件往来。18世纪初,洪若翰驳斥了法国人乔治·撒玛纳札(George Psalmanazar)前往东亚的虚假言论,并在给斯隆的私人信件中澄清了此事。^⑥同时,洪若翰也向斯隆提供了六件来自中国的物品,以支持斯隆的博物学收藏事业。^⑦英国内科医生克伦威尔·莫蒂默(Cromwell Mortimer)于1730年至1752年担任英国皇家学会秘书,接收了在华法国耶稣会天文

① Royal Society, CB/1/1/129, CB/1/1/188.

② John W. Padberg, ed., *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and Their Complementary Norms*, Part VIII,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 1996, p. 335.

③ Donald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1: The Century of Discove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 319.

④ Conor Reilly, “A Catalogue of Jesuitica in th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Vol. 27, 1958, pp. 339 – 362.

⑤ “Account of Athanasii Kircheri *China Illustrata*”,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Vol. 2, 1666 – 1667, pp. 484 – 488.

⑥ Jacqueline Hylkema, *The Rhetoric of Illusion: Persuasion and Response in Forgery, the Arts and Other Deceptions (1600 – 1750)*, PhD Diss., Leiden University, 2019, p. 80.

⑦ Victoria Rose Margaret Pickering, *Putting Nature in a Box: Hans Sloane’s ‘Vegetable Substances’ Collection*,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2016, p. 123.

学家宋君荣(Antoine Gaubil)、法国耶稣会士植物学家汤执中(Pierre Nicolas d'Incarville)、斯洛文尼亚耶稣会天文学家刘松龄(Ferdinand Augustin von Hallerstein)等人向英国皇家学会寄送的信件。宋君荣于1748年向莫蒂默寄送的信件中附有中国明代纸钞副本。^① 汤执中还数次向莫蒂默致信介绍“北京植物目录”和“中国植物和种子”。^② 此外,刘松龄在致莫蒂默的信中介绍了关于天文学的两卷中文典籍,还包括中国天文观测记录、中国麝属动物图画等内容。^③ 1752年,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伯奇(Thomas Birch)接替莫蒂默担任英国皇家学会秘书,继续与在华耶稣会士保持通信联系。宋君荣还于1752年在致伯奇的信件中介绍了“中国天文与地理”。^④

英国皇家学会还通过18世纪在华耶稣会士与俄国的信息网络来获取有关中国的知识。1725年,彼得大帝成立俄罗斯科学院,创始成员多为欧洲人,他们以私人通信与欧洲友人保持联系。在华耶稣会士通过布哈拉商队向在俄国的欧洲科学家寄送一些物品,再由他们将物品带入欧洲。俄国科学院德国学者戈特利布·西格弗里德·巴耶尔(Gottlieb Siegfried Bayer)常借用商队往返的机会,与戴进贤(Ignaz Kögler)、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徐懋德(Andreas Pereira)、宋君荣等在华耶稣会士密切通信。^⑤ 同时,巴耶尔在1731年至1737年写给时任英国皇家学会主席斯隆的信件中,报告了北京耶稣会传教士寄给他的两本词典的优点。^⑥ 另外,在俄罗斯科学院任职的法国天文学家约瑟夫·尼古拉斯·德利尔(Joseph Nicolas Delisle)不仅与宋君荣等在北京的耶稣会士通信,交换地图制作等信息,^⑦而且与时任英国皇家学会秘书的莫蒂默通信交流地图制作问题,^⑧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关于中国的地图知识传到了英国科学界。

英国皇家学会对在华耶稣会士科学观测知识的采集,同欧洲其他国家的科学机构成员与英国科学界的交流密切关联。17世纪至18世纪,葡萄牙科学机构及其散落的知识分子与耶稣会科学家共同构成的科学交往网络,是中国知识传入欧洲科学界的重要中转场域。《哲学汇刊》有关在华耶稣会士天文观测的文章表明,部分耶稣会士的在华天文观测数据首先被寄给居住在葡萄牙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耶稣会士若昂·巴蒂斯塔·卡本(João Baptista Carbone),而后再被卡本转送至居住在伦敦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艾萨克·塞奎拉·萨姆达(Isaac de Sequeira Samuda)和雅各布·德·卡斯特罗·萨门托(Jacob de Castro Sarmiento),进而被送至英国皇家学会,完成对在华耶稣会士天文观测报告的接收和存档。作为若昂五世(D. João V)宫廷天文学实践的核心人物,卡本需要搜集罗马或北京月食等现象的

① Royal Society, L&P/2/33/1.

② Royal Society, L&P/2/153, L&P/2/359.

③ Royal Society, L&P/2/247.

④ Antoine Gaubil, "Extracts of Two Letters from Father Gaubil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at Peking in China",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Vol. 48, 1753, pp. 309 - 317.

⑤ 龙伯格:《汉学先驱巴耶尔》,王丽虹译,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第143—161页。

⑥ Royal Society, EL/B3/36.

⑦ Mario Cams, "The China Maps of 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Origins and Supporting Networks", *Imago Mundi: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66, No. 1, 2014, pp. 51 - 69.

⑧ J. H. Appleby, "Mapping Russia: Farquharson, Delisle and the Royal Society", *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Vol. 55, No. 2, 2001, pp. 191 - 204.

记录,将之与里斯本观测结果进行比较来确定里斯本的经度。^①卡本与戴进贤、徐懋德等在华耶稣会士保持密切通信,这些信息再经由身居伦敦的葡萄牙流亡知识分子萨姆达或萨门托的中转,使英国皇家学会得知里斯本、罗马和北京等地的天文观测情况,这引起了英国皇家学会的兴趣。^②耶稣会跨国网络与葡萄牙天文界、英国科学界的交汇处也成为英国皇家学会采集中国知识的重要集散地。

三、物质与运输:英国皇家学会与特许公司的跨国物流机制

距离是影响17世纪至18世纪中欧科学交流的关键因素。新闻讯息是所有知识形态中较易传递的,而植物、书籍、古物等较难传递。英国皇家学会利用特许公司的商业服务等渠道,收集了大量与中国有关的书籍和科学物品,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跨大陆的知识交流。东印度公司等特许公司的商业服务促进了科学知识以可靠、经济且安全的方式跨越大陆。物流通道并不限于特许公司的商路、各国邮政通路,还有多条海上和陆上路线。

英国皇家学会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关系密切,“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成员重叠、跨组织的友谊和竞争,正式和非正式地与英国皇家学会建立了联系”。^③约翰·弗莱尔(John Fryer)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正是根据其在东印度公司的职位被选入学会。除了人员、组织方式等方面的类似性,二者也看重“有用知识”(useful knowledge),考虑商业价值和社会效益。英国皇家学会的全球知识采集过程与跨国贸易事务有深刻关联。这些事务尽管与英国的全球扩张关系密切,但不可否认的是,特许公司的海外贸易前站也是重要的知识聚集地或中转站。英国东印度公司及荷兰东印度公司等特许公司的海外定居者、外科医生和特许公司派往亚洲的职员、船长、水手可能参与了中国知识跨国传播的物流网络构建。

英国东印度公司驻班丹(印尼西爪哇省港口)、暹罗(今泰国)的商和在科罗曼德尔海岸的贸易业务中心圣乔治堡成为知识生产、流动的中转站,亚洲各国相关知识从这些地方传入欧洲社会。据牛津大学威廉·普尔(William Poole)研究,英国皇家学会初创元老波义耳送给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中国古籍《大明中兴永历二十五年大统历》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人从亚洲运回,而波义耳很可能是作为公司董事收到的。^④另外,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纳撒内尔·文森特(Nathanael Vincent)1685年出版的书籍,部分翻译了儒家经典《大学》,并透露翻译需要的中国古籍可能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运至伦敦的。文森特谈及他通过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才接触了儒家经典——“有一位聪明的商人,他是皇家学会的会员,他把从暹罗带来的几本孔子的书交给了他的一位同事,这些书是在暹罗印刷的”。^⑤

① Carla Costa Vieira, “Observing the Skies of Lisbon. Isaac de Sequeira Samuda, an Estrangeirado in the Royal Society”, *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Vol. 68, No. 2, 2014, pp. 135 – 149.

② Ignaz Kögler and P. Joannem Baptistam Carbone, “Observationes Astronomicae Pekini Habitae a R. P. Ignatio Kogler Soc. Jesu Tribun”,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Vol. 35, 1727, pp. 553 – 556; P. Johannem Baptistam Carbone and Jacobum De Castro Sarmento, “Observationes Coelestes Multifariae, Annis 1728 & 1729, Pekini in Sinis Habita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Vol. 36, 1729, pp. 455 – 461.

③ Anna Winterbottom, *Hybrid Knowledge in the Early East India Company World*,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 15.

④ William Poole, “All Mr Boyle’s Pieces: Robert Boyle and the Bodleian Library”. <https://www.bbk.ac.uk> [2023 – 11 – 18]

⑤ Nathanael Vincent, *The Right Notion of Honour: As it was Delivered in a Sermon before the King at Newmarket*, Rose and Crown in S. Paul’s Church-Yard, 1685, p. 25.

据马特·詹金森(Matt Jenkinson)研究,这位“天才商人”很可能是居住在伦敦的荷兰商人弗朗西斯·洛德威克(Francis Lodwick)。在抵达英国前,儒家典籍可能落入葡萄牙人或荷兰东印度公司手中,又通过东印度公司的活动,或通过1663年后官方允许的私人贸易活动直抵英国。^①除了在班丹、暹罗等商站的实际行动,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马德拉斯建立的要塞——圣乔治堡的海外职员也广泛调查当地及印度以外东方世界的自然、历史、人文风貌,并利用圣乔治堡的地理优势,向四方人士收集、交换博物学材料,为英国传回了大量一手调研报告和异域物质资料。例如,圣乔治堡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爱德华·巴尔克利(Edward Bulkley)就是斯隆、詹姆斯·佩蒂弗(James Petiver)等伦敦博物学家的海外通讯员。圣乔治堡的中转站位置使巴尔克利能够从其他人那里获得藏品,也可以将获得的藏品通过航行运至伦敦收藏家处。斯隆获得的“中国橱柜”就是由巴尔克利向英国皇家学会赠送并经公司船只运至伦敦的。^②

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前期,英国皇家学会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进一步合作,大量实物标本在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华大班和茶叶检查员的收集协调下,通过公司船只运至英国。在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的五十多年生涯中,班克斯成为欧洲科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与全球不同的社区和代理人打交道,其社交网络涉及众多与中国事务有关的人员。多位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职员可谓典型的东方科学调查员,如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华大班约翰·布拉比·布莱克(John Bradby Blake)、驻广州外科医生亚历山大·邓肯(Alexander Duncan)、驻广州茶叶检查员约翰·里夫斯(John Reeves)等人。同时,班克斯还训练了一小群英国东印度公司船长帮助采集、运输植物。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船长是第一批参与运输的船长之一,他和其他船长为使中国植物引入英国做了大量工作。^③除了洋流季风等因素,英国东印度公司船长的博物学经验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博物物流运输的成功率。例如,由于克里斯托弗·拜登(Christopher Biden)船长缺乏博物学知识和经验,使里夫斯颇为担忧,只请他运送了“一箱最耐折腾的野生植物”。^④同时,班克斯还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商讨进一步对中国物产开展博物考察的方式。1802年,班克斯开始计划使收集者在广州不仅能取得中国植物标本,还能获得当地植株、种子。为此,经一些英国东印度公司船长同意,公司船只的后甲板将改造,增加了由班克斯设计的温室。^⑤1806年4月7日,东印度公司秘书威廉·拉姆齐(William Ramsay)回复班克斯关于在中国建造一间植物实验舱的信函,通知东印度公司将在“泰晤士”号船上设置这样一间植物舱。^⑥可以说,在经济利益驱动和殖民扩张背景下,英国东印度公司等特许公司的商业服务客观上促进了科学知识以可靠、经济且安全的方式跨越海洋。

① Matt Jenkinson, "Nathanael Vincent and Confucius's 'Great Learning' in Restoration England", *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Vol. 60, No. 1, 2006, pp. 35 - 47.

② Hans Sloane, "An Account of a China Cabinet",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Vol. 20, 1689, pp. 390 - 392.

③ Jane Kilpatrick, *Gifts from the Gardens of China: The Introdu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 Plants to Britain 1698 - 1862*, Frances Lincoln, 2007, p. 98.

④ RHS. MSS. John Dampier Parks, "Unpublished Journal, 1823", pp. 5 - 9, 转引自范发迪:《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袁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1页。

⑤ Jordan Goodman, Charles Jarvis, "The John Bradby Blake Drawings in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London: Joseph Banks Puts them to Work", *Curtis's Botanical Magazine*, Vol. 34, No. 4, 2017, pp. 251 - 275.

⑥ Royal Society, MM/6/37.

四、英国皇家学会与中国人的互动合作机制

知识流通依赖多种中介。在自然物、人工制品和制度渠道外,人的流动也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英国皇家学会对中国知识的采集活动本身也促进了人员的跨国流动。因此,考察人口流动对知识流通、文明互化产生的效用尤为重要。16世纪至17世纪,在中国海疆政策、全球贸易、东亚海洋局势及海上丝绸之路变迁等时代因素影响下,中欧间的人员流动必然带动知识流通,而围绕特许公司贸易站、定居点及暂住处的多方向的人员流动也促成了知识的跨域传播。

17世纪,大量华人参与南洋贸易或移居东南亚,与特许公司的东亚定居点及暂居处的英国皇家学会科学采集活动发生关联。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03年在班丹建立第一个永久性贸易站,于1619年在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设立总部。16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东京(位于越南北部)和交趾支那(位于越南南部)建立了定居点。这些贸易站和定居点为特许公司提供香料、茶叶等丰富资源,是西方控制东亚海上贸易的据点,也成为东西方科学物资采集与交换的站点。16世纪至17世纪,华商需要获得荷兰东印度公司许可证后前往巴达维亚开展商贸活动(用中国布料、瓷器、茶叶等换取特许公司获取的香料等),^①期间可能与当地的特许公司职员有所接触,间接参与了英国皇家学会与特许公司对东方物产、知识的采集活动。1684年11月12日,英国皇家学会进行了一项实验,测试由伦敦商人尼古拉斯·韦特(Nicholas Waite)于1684年9月10日向时任英国皇家学会秘书的罗伯特·普洛特(Robert Plot)提供的“一块从中国运来的石棉亚麻布”的阻燃性能。^②韦特是东印度公司时期的英国孟买总督,他早期在班丹任东印度公司代理人,后任东印度公司驻越南东京站职员,于1672年被派往澳门和马尼拉建立贸易站点未果。^③韦特之所以能获得中国的不燃布料,跟其与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站从事商贸的当地线人的合作密不可分,也与华商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站巴达维亚从事商贸活动、携带中国本土物品息息相关。根据韦特在信中的描述,他将从巴达维亚的中国人那里收到的关于不燃布料的相关信息寄给了英国皇家学会。这些布料来自一位班丹的中国客户,这名中国客户从南京的一个大商人那里获得了约四分之三码的布料。^④南洋群岛华商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推动中国知识跨国迁移的行动者和合作者。

同一时期,菲律宾有大量中国移民,他们带去的生产、生活技术和物产也被在菲律宾传教的耶稣会士采集并传给欧洲科学界。这些中国移民参与了早期东南亚与欧洲自然知识的交流。德国耶稣会博物学家格奥尔格·约瑟夫·卡梅尔(Georg Joseph Kamel)于1688年抵达菲律宾,积极收藏东南亚稀有的药用植物,并与伦敦药剂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詹姆斯·佩提夫(James Petiver)和圣乔治堡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塞缪尔·布朗(Samuel Browne)、巴尔克利等定期通信,交流科学信息。

① Leonard Blussé, *Strange Company: Chinese Settlers, Mes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 Foris Publications, 1988, pp. 97 – 155.

② Thomas Birch, *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4, A. Millar in the Strand, 1756, p. 328.

③ D. K. Bassett, “English Relations with Siam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34, No. 2, 1961, pp. 90 – 105.

④ Nicholas Waite, “A Letter from Mr. Nich. Waite Merchant of London, to Dr. Rob. Plot; Concerning Some Incombustible Cloth”,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Vol. 15, 1685, pp. 1049 – 1051.

卡梅尔将大量标本、种子寄给佩提夫和布朗,其中包括由中国移民带到菲律宾的中国蔬菜和其他植物及其种子。^①同时,布朗向佩提夫寄送了大量以印度植物为主的标本,也包括部分中国植物,而布朗从未去过中国,他送给佩提夫的所有中国植物实际上来自卡梅尔的收集。^②这些来自圣乔治堡的标本和佩提夫等人的博物学藏品后来主要被英国皇家学会主席斯隆购买收藏。可见,耶稣会士与当地居民共同对欧洲植物事业做出了贡献,包括中国移民在内的居民参与了知识创造,虽然他们可能更多是被动的信息提供者,但讯息一旦进入科学解码流通的通道,即开始逐步被再编码成为欧洲知识体系内的中国知识。

旅行在现代科学形成中的作用也值得关注。17世纪至18世纪,尽管前往西方的中国人寥寥无几,但产生难以忽视的文明交流和知识传播效用。17世纪后,胡克、弗朗西斯·洛德威克、斯隆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也有机会与旅欧中国人接触,但囿于语言限制,难以开展深入交流。18世纪,前往欧洲并产生一定社会影响的中国人大致可以分为使臣、教士、商人、艺术家四类,使臣代表人物为樊守义,教士有黄嘉略、胡若望、沈福宗等人,商人有林奇官、黄东等人,艺术家有奇呱等人。^③其中,沈福宗、黄东等人与英国皇家学会重要成员会面,促成了中国知识与英国科学界的互动。1693年,胡克和洛德威克与中国游客一起喝茶并试图交谈。胡克在日记中写道:“我几乎学不到什么,八到十个字的发音都一样,但意义不同。”^④1697年,斯隆找到了一位来自厦门的中国水手,他在给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报告中写道:“我和他谈过一次,但语言差异让我们交谈甚少。”^⑤可见,这一时期,即使英国科学人士与旅欧华人有所接触,也常因语言不通而难以实现有效的文化交流。沈福宗与黄东是少有能够用拉丁语或英语进行交流,并与英国皇家学会产生文化接触的旅欧华人。沈福宗是南京人,于1681年随柏应理从澳门启程前往欧洲。1685年,沈福宗访问法国后,在牛津会见英国图书馆员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并协助其完成博德利图书馆中文藏书目录的编排工作。波义耳赠《大明中兴永历二十五年大统历》中即可见海德根据沈福宗的发音、释义标注的书名的拉丁字符。波义耳于当年早些时候在伦敦见过沈福宗,并向他询问了汉学问题——有关中国人的性格、中国的官方语言与地方方言等。^⑥18世纪最为人所知的中国游客是黄东。根据程美宝的考证,黄东本名黄遏东,很可能是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布莱克的“事仔”。^⑦因黄东具有较好的中文书写和英文交流能力,且在中外商贸、博物学等方面有所储备,故有机会跟随布莱克前往英国。黄东约在1774年抵达英国,迅速为英国上层社会所关注。1792年《蜜蜂,或文学周刊》登载一封来信,描述了

① 转引自 Raquel A. G. Reyes, “Botany and Zoology in the Late Seventeenth-Century Philippines: the Work of Georg Josef Camel SJ (1661 – 1706)”, *Archives of Natural History*, Vol. 36, No. 2, 2009, pp. 262 – 276.

② J. E. Dandy, ed., *The Sloane Herbarium: an Annotated List of the ‘Horti Siccī’ Composing it; with Biographical Accounts of the Principal Contributors*, British Museum Trustees, 1958, p. 102.

③ 18世纪前往欧洲的中国人大多是社会中下层人士,上述身份分类也有杂糅性,如商人林奇官于18世纪中叶在伦敦用中国乐器演奏引起社会关注,成为中西音乐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而天主教徒黄嘉略著有《汉语语法》《汉语字典》等著作,对早期法国汉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④ R. T. Gunther, *Early Science in Oxford*, Vol. 10, *The Life and Work of Robert Hooke*, Oxford, 1935, p. 263.

⑤ E. S. De Beer,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Locke*, Vol. 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1989, pp. 55 – 56.

⑥ William Poole, “Vossius, Hooke, and the early Royal Society’s Use of Sinology,” in Sarah Mortimer and John Robertson, eds., *The Intellectual Consequences of Religious Heterodoxy 1600 – 1750*, Brill, 2012, p. 143.

⑦ 程美宝:《遇见黄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4页。

作者见到的黄东初抵英国的情况,“我最近遇到了中国人黄东,他现在在伦敦……是一个年轻人,二十二岁,是广州人。”^①1775年1月12日,黄东在布莱克的引领下访问了英国皇家学会,受到时任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的约翰·普林格尔(John Pingle)的接见,后共同出席晚宴。在此会面后班克斯也结识了黄东,班克斯后以英国皇家学会名义组织驻华东印度公司职员收集中国博物资料的活动也涉及黄东。1796年,已返回广州的黄东继续向班克斯提供中国植物资料,并托送给班克斯中国典籍、茶叶、花卉等物品。^②黄东等人与上文提到的南洋移民、华商等同为普通民众,但因其与英国重要科学人士维持了较长且明晰的科学交往,因而能以被识别的个体方式参与一种持续的中国知识采集机制。

欧洲博物学者的中国之行也促成了中国知识的外向流动和跨文明对话。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东南亚群岛的控制力减弱,南洋华商与马尼拉、巴达维亚等地的贸易联系逐渐衰落,而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广州十三行的海外贸易量迅速扩大。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博物学事业中有中国人身影。一方面,当地官员、行商、画师、工匠、园丁常参与东印度公司职员的博物学考察过程。茶叶检查员里夫斯到潘启官兄弟家的花园中赏菊,并称赞花园的主人是“唯一一个真正对花有兴趣的中国人”。^③潘启官也收到过班克斯感谢其允许威廉·科尔(William Kerr)在中国采集植物的信件。^④另一方面,一些广州画师也与东印度公司驻广州职员合作完成博物学画作。据1791年《林奈学会会刊》(*Transactions of the Linnean Society*)报道,“班克斯爵士的图书馆藏有一卷由一位中国人在广州创作的绘画作品,该中国人接受了已故布莱克先生的植物图画艺术指导。”^⑤班克斯后又委托制作了一本基于上述布莱克监制画作的收藏手册,以帮助他在广州的同事准确识别东方植物——在当地中国人的帮助参与下。亚历山大·邓肯还就班克斯交予他的一本画有中国植物的册子,求教于“‘广州所有文人’——大概指的是他常接触的官员和行商”。^⑥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博物学事业不仅有不同阶层的当地人参与,也呈现一种“循环形态”的知识采集机制,即不同形式的当地知识在与他者文明互动中被采集和再利用,从而生成一种所谓全球通行的现代知识。

结 语

早期英国皇家学会的中国知识采集机制是流动和网络化的,需要密切关注通信、报道、交通运输、人员流动等历史事实来具体研究知识采集机制,将不同的通讯、运输系统、人员流动与科学社团、传教团、商业团体等连接起来,分析知识流通的网络及中外文明互动的运作机制。在关注跨国知识采集的物质基础的同时,也需回到历史语境,从早期现代自然哲学概念及其实践的角度,理解收集的

① James Anderson, ed., “Hints Respect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Bee, or Literary Weekly Intelligencer*, Vol. 11, No. 92, 1792, p. 50.

② 程美宝:《遇见黄东》,第76—119页。

③ John Claudius Loudon, ed., “Biography of Consequa”, *The Gardener’s Magazine*, Vol. 1, 1835, p. 112.

④ Royal Society, DM/2/158.

⑤ Jonas Dryander, “Observations on the Genus of Begonia”, *Transactions of the Linnean Society of London*, Vol. 1, 1791, p. 172.

⑥ 范发迪:《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第39—40页。

中国知识及相关渠道和机制问题。受培根“新哲学”的影响,早期英国皇家学会把收集、分类和描述的实践设想为新的自然哲学的核心,这也是为何班克斯任主席时大力推进“经济植物学”,并把搜集全球作物作为改善国家经济一部分的原因。

这一中国知识采集机制体现了强大的动员、吸纳与建设力量。首先,早期科学人士把对自然、人工造物、人类社会的调研、询问作为结构化收集知识的手段。书信成为早期科学写作、科学消息搜集、科学知识生成的体裁及书写方式;通讯制度超越物理连接或交流形式,界定并规范了一种知识调研、流动和共享的模式。其次,除了设立大量自然哲学通讯员,英国皇家学会还积极借助耶稣会的信息网络,鼓励耶稣会观察员将在世界各地的观测报告、观察记录进行比较分析与传播,促进了中国的科技、天文、气候、语言文字、动物遗骸、草药、植物和古物器具等知识与亚洲其他地区、非洲、欧洲等地的相关信息共同构成自然哲学的知识网。再次,特许公司与早期英国皇家学会建立了密切关系,因此需在交通运输、商业贸易的背景下理解通讯往来和知识迁移。在这一过程中,特许公司及其海外贸易站可被视为“知识采集网络”的重要节点与推进“知识采集机制”在全球运转的重要枢纽。最后,不同地区的交流互通始终是通讯、报道、物流等流通机制的内在驱动力,人员流动对知识迁移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不仅表现在欧洲自然哲学家与他们依赖的跨国商人、殖民者和传教士的关系,也突出表现在欧洲人与中国人跨文化的互动中。通过群体迁徙、赴欧旅行、与来华西人合作等方式,中国人确实在这一时期与欧洲人共同创造出一种杂糅的中国知识。

英国皇家学会采集知识的实际过程与海外扩张、跨国贸易有深刻联系。在反思其中知识的生产、接受和传播中的空间不对称问题时,既需坚定批判殖民主义,也需认识其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17世纪至18世纪,早期现代科学仍在形成,英国皇家学会仍缺乏开展海外任务的资金和专业人员,因此只得借助跨国贸易和传教活动网络。但是,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定居点范围和力量相对有限,大量商人也需要通过向科学社团宣传新发现来获得社会地位。18世纪中前期至19世纪初,随着特许公司对海外殖民地实行统治,英国皇家学会为海外扩张事业服务的任务逐渐明显,一定程度上形成相互作用的关系体。贸易站、定居点或暂居区虽处于与英国皇家学会关联的多个网络中,但上述区域的居住人口、社会势力也呈现流动与多元的特点。思考近代早期英国科学界如何参与构建基于跨越国家、种族和社会阶层限制的全球知识网络,对于我们增强文化自信和中国知识的海外传播,以及推进文明互鉴具有重要启发。

(作者庄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邮编:100101)

(责任编辑:崔瑾)

(责任校对:尹媛萍)

political development, aiming at reclaiming its historical roots. Historical research in fields such as policy history also extensively draws on political science's theories and method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disciplines is crucial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as a whole. By tracing the entir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separation, and reunion between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we can also provide a perspective on the future directions of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The Mechanism of Collecting China-related Knowledge at the Royal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1660 – 1820) // Zhuang Xi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knowledge circulation and transregional interactions, it is significant to re-examine how glob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become intertwined. By analyzing specific cases and methods of the Royal Society's research and collection of China-related knowledge from 1660 to 1820, we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material and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of transnational knowledge circulation. By doing so, we can explore the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the society acquired China-related knowledge. The scientific correspondence system, the Jesuit information network, logistics mechanism, and the transnational flow of personnel have jointly constituted the primary pathways for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circulation in the Middle Ages and Early Modern periods. The history of overlapping and integrating multiple transnational communication paradigms also contains valuable experiences of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civilizations.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th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Empire in the American Academia // Xu Xiangyun

For a long time, the American academia has avoided discussing the existence of "empire" and imperialism in American history. Not until in the 1960s did this lack of attention start to change. Driven by social backgrounds and academic currents, American scholars became increasingly aware of the imperial n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a result, studies o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Empire delve into the imperialistic aspe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ental expansion and overseas activities, covering various aspects like diplomatic activities, capital, commodities and personnel flows, domestic policies, social currents and norms, and family relations. The study of this topic has expanded the scope of Ame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enhanced its critical nature, and facilitated comparis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European counterpart, offering a valuable historical approach that warrants further research.

Value Critiqu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Path and Practice of Hans-Ulrich Wehler's Social History // Wei Peiyun

Hans-Ulrich Wehler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historians in German politics and society after World War II, as well as the founder of the "Bielefeld School". In the analysis of Otto von Bismarck and German imperialism, Wehler demonstrated the basic path of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of the Bielefeld School, breaking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German historiography of interpreting Bismarck and the Second Empire through the lenses of national rationality, idealism, and historicism. Instead of following the old interpretation of "diplomatic first", he employed a new approach of "domestic first", which is more focused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ization,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social conditions, treating them a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s behind Bismarck's policies and his imperialist ideas. In the analysis of the Second Reich, Wehler employed the long-term origin theory and structural analysis, showing strong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value guidance, which provoked heated discussions. Wehler's research on social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German critical reflection on Nazism after World War II. It is also a significant expression and achievement of the adjustment of social values and academic modernization in the post-war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Wehler has left a rich intellectual legac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hrough his academic thoughts, public engagement, and academic attitude.